孫徵君日譜錄存

拙假君日譜錄存卷之十

順治十四年丁酉七十四歲

後學　永年武汝清　校訂

武懐王　翰

侄孫世孜十世金程鐫刊

正月

元日

定家祭儀注

禮云未營宮室先建祠堂力不能營宜掃除一室以妥先靈吾家寒素　先祠一楹雖值頗閱五十年來未嘗成廟吾人今以謹即撒耕之辨心未定蘋昇宦刑上代中夜通卽次稍安移　定位於斯堂庭朝夕得依靈爽凡我子若孫入廟思敬不待病

夫之昔欲因貧窶甑遷不能彷古大儒祭先之禮
酌立廟儀與昆弟先之爲一家倡總將不負安之念
不敢以爲世之論禮也
晨起梢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
朔望焚香拜
元旦昧爽衣冠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
拜禮令子孫供執事
凡佳辰令節爲食饌衣皆拜設時食
忌辰素食厚子孫素食不宜宴客
有事出門告□香拜歸亦如之

吉慶事卜期設祭

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

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

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

初二日

友人論詩[illegible]陶公久矣占高秋往匠塙賢拜兩頭杜老升堂揖二仲劍南陸子雷溪劉

初三日

祭關聖帝君何以為伏魔大帝不幾於幻乎曰請以理論之人有恒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學者

時不有魔無人不有魔人盡在魔中而人不覺只以魑魅當之謬矣妄為真之魔妄淨而真始見欲為理之魔欲去而理始存有人焉覺此念之為妄也欲淨妄而妄愈熾覺此念之為欲思思去欲而欲愈張蓋道心微而人心危微雜者而危雖安精一執中虞廷所以伏魔也惑憂懼三魔橫行今古惟知始能伏惑魔仁始能伏憂魔勇始能伏懼魔而知仁勇寧幾何人比爲狷之魔同爲烈之魔驕爲泰之魔視聽言動非禮爲視聽言動之魔喜怒哀樂失節爲喜怒哀樂之魔臣不忠爲君之魔子

不孝爲父之魔妻不順爲夫之魔誰其知之而誅其伏之非陽剛中正之人未有不陷於魔中者關帝生平信義足征其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太陽當極魑魅魍魎自當退舍能掃除廓清之功須陽剛中正之人帝以陽剛中正之人而爲陽剛中正之神切願以其盡一心之魔者盡舉世之魔則辟之功力遜矣哉

初四日

述前意　一尺道高一丈魔平生功力此中磨鍊之盡處復何尋雲淨天空見太和　妖妄廓清泰運

歐甲兵盡洗挽天河滌蕩天地仍如此莫教無風再起波

初五日

郭公望問家祭之禮欲合族人歲一舉行及遠祖恐其僭不及遠祖何以合遠族曰秩得祀四世者則奉高曾祖考而止然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謂始祖以下之祖高祖以上之祖何嘗輒遠祖況不當祭祭義久廢惇睦無人酌而行之不妨稍為通變處其僭禮而寧甘廢禮豈禮也哉

初六日

郭驥臣廷熙駿臣遐熙奉其父命來從學子謂之曰師云友云爲其以道義相切劘也離道義無師友之事離道義無師友之言師友因學而立名學因師友而成德不知學惡知師友

初七日

問始祖坐西嚮東左昭右穆禮固如此然廟南嚮而始祖居西偏不幾於褻乎曰此禮自天子諸侯而下皆與焉廟與門自有定制士大夫家無專廟惟宜其堂室而設始祖位於西亦猶行古之道也能舉行於廢墜之後便得追遠之意子來蘇門八年

矣賀景瞻有志復古而猶有譏其迂不中情亦苛矣

初九日

會心亭賞梅有引 歲前會心亭主人相邀因與梅花有夙盟也時以俗牽不及赴寄囑花神為我留香今臘梅欲盡而紅梅初發冬春佳景惜梅占盡憶去年來遊曾有句今再賡之可為永例

紅梅初放臘梅收一歲幽馨占兩頭有始有終誰得似繁華閱盡飽經秋

十三日

李爽清話夜　一生悠然天地寬春新歲暮兩盤桓
雞鳴且盡元無事莫把清甯心外看

十四日

偶書　太極流行物物中豈隊南北與西東於斯无
碍復何碍如是能逆始得通數自有分休强合造一
元不畏將誰同問來清理絲頭緒雲水千層總一
空

十五日

入夜　此夜何人不勝遊閉門亦豈爲耽幽少年兒
慣諢閒事笑問諸君與未休　習俗移人莫自持

此中雅俗有誰知一分俗去一分雅謾謂道人詩

又擬

十八日

客會三首 有序 自元日至今夕非作賓則作主雖有名酒病不能多飲聊爲歡以娛此暮年耳 性不

受俗客日日客到門性不喜俗[illegible]時時飲用尊詩
謂皆雅人相接氣俱溫會魚歡新筍老別豈厭煩
談諸理傷小飲食味所存入塵不見塵大化從此
敦但取娛老懷雅俗奚足論

隨俗即是俗耽雅亦非雅山水誠佳興與濁流鬆

笙歌悅耳日數笠蓑朴野濃淡兩不著物物歸陶
治民存三代直事點五伯假人藥不妨取入戀不
妨捨昏聲之道識日夕悅杯斝

十九日

寄孫太公　向於薛行老樓頭得晤通面倏忽八年
矣漂泊浮蹤蟬蹟自慶前與行老約欲鼓短節遊
單懷之遊登眺倘有日出茲有言者紹開以篤實
君子壯年沈作古人旅櫬旣不能歸母老倚門倚
閭聞此凶耗腸斷心傷餘生能幾況家業蕭條獨
有一從子與其婿費日天者度晨夕此段景況聞

者使側君至誠長者想不能不在應念間也又雞澤令朱君被地方士民甚德之爲去後之思其子羽冠徒步數千里來訪其父共人高其誼爲詩盈卷是父是子令人敬而愛之今駛閩歸粤因隸平樂公綰俄思一見顏色遺貽之教得之過庭有素值此便鴻翁臺想不待傳語報平安並紹聞毋老而無依應動仁人之惻憫於家報中須囑瑯琊更見長者施恩於不報耳小刻答問一種謹奉袁府言敬以質大道

二十日

予友一刻感應篇一刻功過格其意皆主於勸善有人爲詆之曰非聖人之道爲善不求人知一有求知之心便是近名與聞說之義絕不相侔予曰感應者以鬼神佐君相者也功過者先禍福而自治者也意固不謬於聖人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詩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六經之中此類甚多訓世之言因人設教此將就經言而闡發詳說啓佑顓蒙其心更苦耳使當大道爲公之日易知簡能與仁與讓則此說爲贅矣假小說

稗傳鄙俚穢惡有害於人心風俗者種類浩繁人卻不厭何如覽此而令賢愚好醜共與爲善之思乎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道愈高者辭愈殺深得孟子覺世之意

二十一日

七隱選舟序　余幼而讀書妄意當世之務逾四十五十無聞志不獲騁而艮園諸集念遂可因選取皇甫謐阮孝緒暨近薛應旂所錄高士傳讀之欣然有會於巢許嚴陵而下數十人晨夕晤對亦臨亦友羲葛爲太平無事之民哀爾之輯校餘再新

兼不增營願與時遷故國既難久安遂攜幼避其
域之野得交公壑氏士標商考古昔逸士公孳另
開手眼以不謬於聖人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者為
則蓋所謂龍德而隱者也德為龍或飛或躍或潛
時固不同總之此龍德耳所取僅七人分四科曰
周茂叔邵堯夫傳之一郭林宗陳太邱傳之二管
幼安陶元亮傳之三劉靜修傳之四六遇各有所
人各有志公望顯觀上下而有麟鳳松菊之歎以
余觀之古今邈矣有道仕無道隱何代無高人逸
士廉頑立懦而獨取此七人為合孔氏之隱蓋亦

其志之所存也魯論孔氏之書載楚狂丈人晨門荷蕢儀封沮溺之流其下亘反見各有情節此七子者孔子之所謂隱者也然非孔子志之所存也安所取焉而書之乎暨繙思其義孔子東周之志太熱而七子忘世之心過冷七十二君不用卒與群弟子修明六經歸老洙泗之上俾天下後世見其志夫亦各有所取焉爾傅公望前有八俊傑傳余爲序今有七隱士傳余復爲序俊傑而奚止於八人也行義達道仁覆天下者乃八人也隱士而奚止於七人也七人乃隱居求志天下歸仁者也求

志者求其仁行義者行其仁此孔門用行舍藏之旨孟子謂禹稷顏子易地皆然入仕[illegible]隱士亦所謂易地皆然耳今有人爲撫西川釣東海攜手雲林舍公望孰與歸

二十二日

戒營二首有序 求多心憂思煩神亂暮年尤宜戒之故作此詩　人生百歲內日日事營求爲謀此一飽夢寐恐余稠所以古至人不惑亦不憂飲棋將終身五月可披裘有酒便且酌客至任去留機忘自閒靜吳越可同舟詰愆裴晉公行止與天游

少壯能幾時倏忽七十四葬壁作家翁疏食聲殘齒簷端宿白雲坦坦幽人履立言不必成但無戀念果苦吟我未能多慮亦復忌吾運一何心流行而坎止大治無私情森著有妙理

二十三日

復耿太照　千餘里來篤念先德而敦睦族屬者僅見之敦藝堂主人而張一能忍耿君并詠其分量又自不同矣所委家訓序稍暇當命就兆令弟雖未識面已識其心倏忽作古殊深悵惜令姪定能世其業附布吾懷之私略當致奠之薦①一家之

中十父子有兄弟有夫婦詩人以妻子好合兄弟既翕而得父母之順此最卑邇之事而實至高遠之事乎讀宋史太平興國二年三月詔旌貝州清河民田祚門閭以其十世同居故也七月金鄉縣民李光襲十世同居詔旌其門淳化元年詔貸江州義門陳兢粟先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上下姻睦人無間言詔貸初嘗免其徭役至就書皆乏食知州康戩言於朝詔本州每歲貸穀一千石予嘗閱齊家之難甚於治國平天下不知諸君子何道[illegible]史冊中述此事甚多每欲彙一帙以示勸

太康耿君太熙兩攜其孫曾過予亦六世同居者
家有敦藝堂

二十四日

復鄒守宋艾石　滏水事因舊曾調停其父子兄弟
之間今潰裂至此生死在念不容忍然敢以費之
逢元先生轉達記室不謝臺仁虛懷太甚鑒某懇
汲且欲下陳蕃之榻此誼豈敢望之今人哉

二十五日

或問老人自處之道應如何曰節飲食省思慮曰飲
食之節節無難事思慮將從如何得省曰靜坐觀

心使念起時或理或欲雖甚獨知知其是欲則窮
究其根於何生源於何發無非以聲色貨利為害
蔽則急提吾本來高明之性令他係主推求攻治
不遺餘力則私欲未有不退聽者一分欲去一分
理存欲盡去而理盡還思慮不期省而自省矣遐
友人送百歲圖索題予曰歲者不二之理一而已
矣如何百百之云者無念無事而非誠也日積月
月積歲總一誠也少而壯壯而老總一誠也誠則
無妄何則從之可言則存誠者又省思慮之本也
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二十六日

與崔竹泪[illegible]儀封治狀庶乎追古循良以治民者獲
上上獲矣豈得以治民縱有難事如河洪等項將
勢使然第殫心力爲之自有頭緒豈可畏難自阻
凡作事之心并未及泉終是棄山須一簣始爲成
吾丈勉之

二十七日

或謂道不可須臾離法更不可須臾離人盡在道外
道無如人何獨恃有法以繩之俾知懼焉如無法
則淫亂暴戾殺戮爲極矣曰法嘗其罪法亦道也

從來淫刑以逞濫刑諸偏多姦凶入網者偏多良
善民無所措手足正坐此春秋夫子之刑書也用
以懼天下萬世之爲亂臣賊子乃所以教天下萬
世之爲忠臣孝子離道而言法吾不知之矣

二十八日

過郭公望多景樓所羽諸君各招飲眾堂扁

三十日

任光壁索書齋聯[illegible]香氣迎人靜對聖經暨賢傳素
心懸物閒披晉字與唐詩

二月

初一日

爲郭熙侯題慕蘧室聯　未竟斯功須寡過欲成其

是在知非

初二日

孟晉長諸公過草堂訂四老社

初三日

世德堂聯楊馨玉　佑啟後人垂墉模新規模遠於

昭前世燕藁盟梅咀味長

初四日

垂裕堂聯周穎承　謀國無私藤署猶懸金鏡色傳

家有訓槐庭復惹玉爐香[illegible]吏部有古藤或稱[illegible]

書藤若干

初五日

為任光璧瑚璧題孝友堂聯　德亦庸言亦庸不[illegible]

日用常行內仁之實義之實直造先天未畫前

人知孔子有四友不知又有六侍志意不立子路[illegible]

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illegible]

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illegible]

六子自厲也夫孔子大聖人豈果借厲於六[illegible]

蓋一勺水一撮土無不可仰助高深彼乎知[illegible]

者皆未聞於孔子也同由賜既列四友復爲六侍見孔子樂取人爲善之意

初六日

家祭　春分家祭庶羞陳童稚重添一輩人學語未成知學禮先靈應喜羽毛新

十二日

問曾子啓手足之際曰吾知免夫所免者何事子裘臨没曰吾今其庶幾乎所庶幾者又何事也曰二子素領朝聞夕可之訓至此日而方若有所免夫者免於毀傷庶幾者庶幾不惑於死生之說能冺

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二子臨終有惺悟心非散亂心所謂以善生者善死耳此段公案要人參得圭峯老人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由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即名教亦豈有異耶

十三日

立身之道須清心清心之要在寡欲欲寡則神閒志靜容色辭氣之間自與紛逐者不同或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寡欲以前功夫當如何用曰學問思

辨以存吾誠而已矣

十四日

立德立功立言總之以氣為主氣猶水也水盛則物之巨細無不承載不竭不涸務自己匯若無氣則奄奄如泉下人其生也已朽矣

十五日

大凡言者之情皆所以致吾愛愛其德者圖其改愛其事者願其成愛其用者珍其器其人也必寬平碩大優厚之君子若下愈褊躁之小人則詞多詐而語多繁褻如市兒相詈祗自供刻薄庸惡之隱

而人已畢見其肺肝矣

十六日

或謂宋隱士种放前可述而後不足稱也予曰何言

曰初隱終南講習爲業資以養母宋惟幹言於朝

遣使召之其母嗔爲人則不得安處悲甚放乃稱

疾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後

以張齊賢薦至京師幅巾入見賜坐詢以民政邊

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以化之餘皆

謙讓不對卽日授官賚予甚厚明年請暫還山許

之後數朝京廟東封西祀無不預從飾輿服置田

長安時論鄙之予曰放值宋室虛府何必一意求隱其隱也從毋志也暨奉任人見賜金承顧問亦可謂一日之素交以素與其徒所講之學因事剝忠愛心以陳有何不可而謙讓不對夾持兩端絕不關出一挽回補救之語受官受賜優游自適是討便宜人非知學問人也果知學不必隱不必不隱當自有道在

十七日

從來有一件好事未必能與攜多人有一件不好事

御見差遣多人來室聯衔中凡有大遊報奉天書

以行王欽若欺罔之罪不容誅寇準王旦豈不咎
矣旦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遺恨不諫天書一節
其過大矣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斂庶幾悔何
及旦長處甚多故於此爲惋惜

士大夫投謁一事所關名節甚重故寗令人訶其不
來莫令人厭其不去胖齋中王旦依半村裴斷德
爾詣其門不得見且辭人曰斯德名家子有士行
不意爾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
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明道初李垂
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

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未嘗相識壹
一任見之垂曰我若昔謫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
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
爲能避炎赴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
命也

十九日

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無官是無家也寂寞鬱悒恒
情皆然呂蒙正罷相太宗謂左右曰蒙正布衣躐
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目望穿復位矣左右希旨
謂爲然且以爲愛正也錢若水對曰蒙正雖驟登

顯貴然其風韻不爲秀昌人品崇重而有衰寞不開其鬱悒也况若穴高上不求榮耀者甚多唯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貴耳若水可謂自愛以愛人者哉

二十五日

士若于當用窮陋塞之日須具一段陽剛之才堅忍之性方能移禍爲福轉敗爲功不然有載胥及溺耳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二十六日

或問經書中何語最爲親切曰不爲酒困戒之在色戒之在鬬戒之在得曰明德修道精一執中最多體要之言顧不重耶曰嗜酒冒色貪財負氣之人所關心術行檢甚大此之不慎德於何明道於何修人心之危危於此道心之微微於此於此致精於此致一於此執中孔聖人之所難若我等莫說之太易也曰孔子學易之功從何處著手曰持此三戒不困於酒便是學易實際處

二十八日

爲底太孺人作誌銘

三十日

為韓虎上作銘

三月

初一日

報高似斗少司馬　人生無常存不老之理聖賢所貴者生順而沒甯耳太君享上壽備有慶生榮死哀天固以報母氏之德正所以慰孝子之心節哀保重以襄大事僕區區千里外相關之情也誌文殊屬草率恐愆葬期不敢稽延使者匆復不備

報韓子新　海內十年求識面蘇門一見即傾心此

詛自不草草第以挾嫌情殆不敢入稍所委誌文敘與顧巷參酌報命因素未識荆恐失眞也不盡

初二日

父母之於赤子無一件不是養志人子於父母只養口體此心何安無論慈父慈母即三家村老嫗養兒未有不心誠求之者故事親者貴于所以僅稱得一個可字

事親之念不純少艾妻子得君之念爲之中移千古所以鮮孝子事君之念不純曰身家曰爵位曰權勢曰恩怨曰名譽身家爵位之念在小人權勢之

之外殊人思懲名譽世之行故
有一於此而以語緩臣難矣

初十日

摯兒至　爾從故園來得悉故園事族黨三滑安伏廡對同饋墓門一片石於焉得所冀附我二親穴宥予不及見念之神爲傷鬢髯不能原兒代我爲予我於予道愧

十一日

鶴髾除名有詩二十首爲讀　閒看除夕除名詩此意惟應高予列半世功名成底事除名便是成名

時

十三日

北京人道陳國與近况　甚憐陳仲子懷抱向誰開

淚笑俱不敢十年志幾灰

十五日

舉曾孫　靜坐思先德慈仁孫後見慙乎何足以曾

亟抱曾孫　先大父六子十八孫曾孫已四十六

元孫已倍之矣　先府君四子十二孫曾孫已廿

一元孫已五予不肖子六人孫已六曾孫已三

日譜錄存卷之十終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十五

順治十六年己亥七十六歲

正月　後學武陵王（袁孚 武汝 清）郛校訂

世孫玫 十世孫鏗（佐）十一孫（詳 祥 緒）容（照）刊

初一日

四書近指上孟子起、

初七日

與李彝九　弟嘗謂風俗之厚士君子與有責焉蘇

蘇門論史稱姚許化民成俗夫所謂化成者必其

與孝與弟與仁與讓者也以觀今日民猶是民俗

猶是俗而化未成者無姚許其人故耳弟輩衰朽

巖備有姚許之心無姚許之力老親翁則心與力而俱足者也兩河士子背公門桃李數年來聞此中人士莫不極稱冰鑑允素在提拔各切知已之感所遴延而未肯輕謁龍門者因試士之體房肅諸生自不敢以謬見班聞公望一六兩生派延數兩河士顒顒向風老親翁一鼓舞提撕之此中前輩理學經濟俱稱有人今之士猶昔之士也其所成就豈姚許當年一方一隅者比耶此日今策一美事老親翁可優爲之弟輩不能也老親翁非不能也不爲也恃知愛之深不覺冗蔓至此

十五日

贈李國華簡上林　共城春色與時新殊愧深山老病身未識三千餘歲事徒感七十六年人逢君雙美襟期遠飲我連宵氣誼真靜對有懷相視笑乾坤此際覺非塵

李國華謂予曰某讀魯論而深有味乎鄉黨一篇予曰何言乎曰孔夫子千古神聖無兩人謂其爲天上人而鄉黨乃記其日用飲食起居語默絕不與人異千載下人始知夫子非神非奇庸庸言行之人亦在鄉亦在朝處不向天上日邊間行踪耳予

曰君真見夫子矣又云孟子一生學問只是要與民同之無論好色好貨好勇好樂只與民同便是王道矣曰君真見孟子矣予向來讀論孟每舉此語以告同人人多信不及不謂君數言道盡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次之損益分途正在此元宵月得此快談何樂如之因錄之以存二段佳話

二十四日

上孟近指完

二月

初二日

輯仁社試諸子　后以我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與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慎言語節飲食是一

是二

十二日

郡伯朱石者顧我夏峰修其先人聲氣之好

十六日

贈劉公勇　有引　穎川劉公勇別七年矣前一日與同人語丈及之相思即至可謂神合聯牀話夜情事

聯逸爲三絕貽之　共樹山城對月明劉郎高韻過難賡州將傑士論今古同父遷傳到此生　十年磨劍刃方新入世方知出世身海內故交零落盡卷舒千古讓何人　簑笠相將七十餘太行深處結茅廬待君治定功成日訪我雲林好讀書

二十二日

下孟近指完

二十二日

答郭丕望　昔人耜耰玉有鄰移之者聞柴桑之高便得解意之主人而未聞堂亭授受如范老者也弟

踪跡不類古人而老礼翁之與末每傷惠來使復

切致主人之命不容請辭暫將俗圖而請

二十三山

薦馨歸里　予來蘇門十年矣薦馨之視予毋歸依依不忍別戊戌之憂攜家來就有止而安焉之意薦馨性澹遠無俗好與此中山水有緣且此中人士無不慕悦而樂與之親者今來未幾即圖展墓竊思古人貞不絕俗隱不違親予十年在旅資未得一過即擁能無愧與因不能與俱故於其行也爲書此語以誌吾愧

二十七日

近指大學完

是日得書畫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一新鄉王仲立一

汲縣畫

二十八日

爲朱石君作功過格序 入歲寒二集

三月

初九日

業舅字說 余季父女弟是爲爾之祖母及季弟女

[illegible]之似母爾祖以無端慘禍死於法爾父

叔俱被陷爾祖母以殉義諸節爾伯母以孀罹家難仍返於室此爾家之沉冤異若行路傷心而鬼神難訴者也爾以幼稚寄居外祖遂不及知今幸爾姊無恙爾父贖歸天心於爾似乎有意爾外祖命名存慧其操心危慮患深之意乎余謂慧必從德出則術知矣字以德生余與爾祖王威莫逆每見爾爲之悽惻因爲之說

十二日

中庸近指完

十三日

與張甥　蒙養為聖學之始他年成立基此時讀書發跡固其急務而事親從兄敦本尚實尤為吃緊爾可以身師之迎機而教勿躁勿忽要以涵養巳之性情為成就人之子弟學問之道思過半矣勉之勉之

十四日

是日清明同族屬長幼舉祀事各敬考妣位附之使得各展孝思

十五日

范陽三子過廬夏祭因憶其王父有道並序三子者

一馬一薛一李馬爲予姻友王壺君之孫薛之大
父蓮叔李之大父謙所二君皆相善今棄世廿餘
年追憶生平游酒祁酒有荊高風撫其孫枝曦懷
祖德口占二十八字　不逃三人白下來名駒千
里自英才故交零亂新碉發蘇嶺依然易水隈

十八日

輯古今學人語錄爲近指補遺是日起

二十日

寄談長益　於王翰明接見懷往什已逾十年于元
別父母拔劍致手書又徙因五年蹤南北數千里

悠悠十餘年精神之往復若比鄰猶如一日也伊
時即報函附起父母寶寄懷弟聲聯自殷慰影深
山無能效山陰之棹徒於暮雲春樹想見伊人顏
色耳忽接手翰知取道衛衢輪臺天作之合遂我
輩風雨山川之願適弟在都與友人處遲之逾旬
傾蓋之歡知已或有意乎聞貴小兒往晤先達恆
欽愚公先生援赤幟海內又事道從游久拜下風
當乙丙之際為諸正人埋婧於今親事文敏鹿忠
節諸君子聲味投合尤出塵外藩使公家學淵源
不敢附塵世誼但投壑新對列在[illegible]俟殘喘苟安

賞遊明德韓子新自客歲北去音問杳然得聞近
況殊慰翁藏若戊戌四月遊泉上間與一潮州把
臂恨未識其人今不知遊止何地也叔夜翰明兩
函收附并謝鄭簡晤教在即可勝延跂

閏三月

初八日

陽武王君佐原武張天章徒步過訪夏峰　何縣二
仲寄深情聯步從容百里程貌是今人心是古孤
村濁酒月初明

是日許在竹同來從遊

十二日

翼渭公招飲　君家前輩誼何深曾擬椒山墓〈思〉茂

祖德由來垂令緒孫謀應自接薇首十年契託非

謀面此日杯歡欲問心猶著西吳推第一故人有

子可披襟　故人謂嘉善魏忠節也

十四日

跋椒山先生題梅軒子卷後　稿入歲寒二集

四月

初一日

著論范財虛逍訪夏峰　辞行人

初六日

陽武楊青巷淇縣杭行簏詠城郭費之獲嘉賀蓬仙

同日過訪

滄州呂崑峰名金聲過訪夏峰惠詩

三韓林中瑶中瑛各寄詩

初七日

聞之談詩者曰此道有三字訣曰難曰悟曰創於此

三字不解不足與言詩爲文亦然

初八日

詩文之道予原不甚解第見邇來談詩談文者信口

任臆略無虛公之意一言一字與已見不合者遂并其全集棄之無怪乎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歐陽永叔謂周易怪僻非周孔之書總之見聞一隅不足窺大道之高深適以貽笑千古耳安石執拗不足論永叔文章行誼有宋傑出之士亦作此孟浪語耶願吾黨鑒安石永叔之失言莫肆雌黃以存厚道便是學問績谿之虎

初九日

晴張紫淀有序江左張紫淀名[illegible]彬與余姻友辈止生友也止生棄世久紫淀之存亡[illegible]晦迥不聞忽一

日公易寄其歲暮懷人詩三十二首衰朽與焉其
敘述之語蓋得之止生古人重知巳之言乎何能
忘情柴淀也柴淀往矣九原不可作為一絕寄其
弟厲伐令焚之墓門將乎二千里掛劍之意　江
左名儒我所知燕南處士爾何思青山埋骨遺文
在情見懷人歲暮詩

初十日

楚楊天放國淪以詩論交易姓改名遁公也隱以句
即用其韻　天涯混跡一閒身恰似當年避世人
君把釣竿尋攜斧乾坤何地不生春

十五日

涇陽謂太極圖說元公之中庸也通書元公之論語也上下二千年間一人而已矣石齋謂濂溪安可比堯夫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此處只有堯夫到得大凡人信其已通祇所不解事事皆然顧黃二公之論周邵亦各解其所通者而已後人亦不必鬧爭辨之端也

二十日

朱陸同異自陸子美開端明刺濂溪無極太極爲老氏之學晦翁尊崇濂溪遂生異同其後子壽子靜

原本偶見與龐翁格物致知之說尋源分流學者從之徑路愈分矣陽明格物之說既與龐翁左便與子靜合後學則發議論紛紜同室之元黃未有已時此兩路人皆不遠於聖門之學正可相資爲用豈可相詆成讐天下事惟邪正兩家調停不得既是一家何不可相忘而共偕大道往者不可追已來者當其鑒之

著述之多莫過文公而接引後學之功亦莫過文公但其意既以開發鈍根爲事則其言平易質實遂有爲利根人所摘者文公資學兼到故晚年有說

人之悔痛自懲艾此真夫子之所謂聞道也然此一關也正從深造之後方有此豁然貫通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盡其實録耳必欲以未聞道之言强合於既聞道之後是徒知尊崇文公卻失文公之心亦未見其為聞道也

二十六日

近指補遺完

四書近指序　編入歲寒二集

二十七日

訓范財虛　自然非近[illegible]不是衰沉淪入俗道光達

爲文見古人世情多險吾道久荊蓁栢見常君

脫漂君暮氣新

二十八日

訓楊天放　豈是孤懷就靜寄川原到處好停車　愛

聊徙徜名因著向子游山家已舊園風瀟灑野

乘荒天烟雨愛吾廬更峰古木多荊棘遊徑頗爲

羊仲鋤

二十九日

午勝　十載何堪守舊廬猶驚風雨到樵漁非因避

趨營賦高枕老去慵心見客疏

得甲申大難錄二編

五月

初一日

每到事有難處便覺神思昏憒氣意消阻此之咎在心體未透用功未純故有事與無事分小事與大事分體不足以運用而用每至於遲滯果能深造自得當無此病痛

初二日

與杭行甕語一則　行甕模戒之質臨講之人標行年

六十而詩始進夙昔功力亦可見矣行蘐自謂詣

愛淵明與子美余謂淵明子美聞道者也嘗直登

於詩尚不過道亦小技耳吾願行蘐先究心二公

之人再究心二公之詩

初四日

問說性者紛紜反滋淆亂請折衷於一以爲遵從余

曰書云若有恒性易云成之者性知成之者皆則

知若有恒性矣夫子之性相近子思天命謂性孟

子性善與易書所云不符合之而自無不合亦無

庸分之而自無可分也自從儒言性者紛起於是

辛宥氣質之性論氣質遂不能無善惡而性之說反晦靜言思之惟皇降衷之初自純然一至善也一受於人清濁厚薄稟各不同豈復能完其元來之德君子盡所以事天之道以踐之自天也盡所以立命之道以受之自我也儒者論言全是論復性功夫以為變化氣質之用名家所以對症之說於聖賢亦非有戾讀者但不必泥其說自生閡齬耳

初五日

為李鉊要遺詩序　入庚寅二集

初六日

靜修之言曰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藍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藍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味斯言也真超然自得火不能焚水不能溺於天何怨於人何尤

初七日

讀明季遺聞云闖賊擇日登極受朝賀庶吉士魏學濂死之緣因忠節公大中之子孝子學洢弟也先是濂遣僕使走容城聯絡義旅冀得一當冀輔皇嗣既聞太子二王俱爲賊得知事不可爲遂就縊其絕命詞有云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灑微軀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并邇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決雌雄不能奉龍種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忠所痛母垂白七十仍尸饔未瘞凡五喪留與子姪封人生誰百年壽夭死

所同我比兄與弟我年猶爲與同堂無復悲歷不生阿儂辭母卻就父生死猶西東骸骨雖不歸閩塞此詩篋墓木有拱時滿眼人秋松讀此未嘗不浩嘆而痛惜之也當倉卒生死之際爲從容服稼之謀一瞬失之千古莫贖矣伊時孫維甫父子以乞人裝過訪予山中許念尼子一謀所以就予者予曰萬一不能出當置此身何地耶後遇念尼曾以此言詰問念尼亦悔無追予一生拔心事予知之而不能明言之故不敢入語甲申大難錄然不能不感疏藉之爲此言也因記於此

初八日

宏光遺事　稿另存

十一日

隆武遺事　稿另存

十三日

永歷遺事　稿另存

十五日

李巽乾擕家玉夏野　十一年來憶李郎五公二首

吳飛揚何期壯志成搖落月下相看欲斷腸　浸

説李廣不封侯亞子豈非天所留作筆未成誰肯

搆徹桑綢戶叢爲錄

廿八日

作叩中天難錄二編序　入戊寒二集

二十二日

讀明季小說跋後　甚矣中興固難言即偏安亦天易也以宏光之狃習而佐以馬阮之姦邪百可法何能爲若八閩兩粵餉匱兵單偏僻迫促孤難自立而芝龍之悍罔王坤之傾諂與馬阮一間耳張國維瞿式耜亦惡能揮挽日之戈砥東流之柱哉求如晉元帝宋高宗偏安江左難矣況望光復舊

物日月中天難之難矣人有言小人有小人之才敵之有道亦足以集事不能敵祇足以亂天下而已殆明季之謂與人事之不臧見天數之有定總一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愚又有說焉宋室之亡也亡於帝昺覆舟之日永曆遁舟山舟山雖存而亡亡而存永曆則仍自在也桐江一線緊漢九鼎當此之際不能不令人思王坤耳使非坤多方促永曆之遷徙其不爲隆武之續者幾希李明睿之說不能得之於思宗而王坤乃得行之於永曆則存永曆者坤也非謂有式耜之議遂可無

坤之議未可以憸壬而槩棄之

二十四日

大臣當國須有一段沉深博大之氣不止容君子并能容小人不止容小人并能化小人爲君子纔是聖賢心腸豪傑作用輕分門戶先横已見奪小人應得之物于小人難堪之名無怪乎彼之無復顧忌而恣其反噬之毒也仁人君子有教養之責者俱宜念之

二十七日

李過廬見訪過廬大發愚公與愷門伯順爲友函擲

于過廬修前好

楊莪菴枉顧惠儀辭之

二十八日

東王蓼航　過廬傳按君見訪弟萬無坐待之理但

以望曠廢人晉謁當事又懼失禮於己得罪於人

先生幸婉爲之辭弟刻下即出城矣

六月

初一日

亨君煩枉顧惠儀辭之

報趙令君　承示桑老公祖以纂修通志見託若以

治弟爲有學有識之人故相屬以不朽之事甚盛意也但治弟闇昧空疏於此事既非其長兼之聾瞶衰遲心思散亂焉敢冒昧以承桑老公祖持世之心經世之力正是此道宗盟治弟執鞭有心佐鑿無力自諒此非誑語也幸老父母婉爲之辭亦人傳感恩而重知已今日桑老公祖下詢之誼治弟自知甚明非甘自外也敢佈腹心預告左右

初二日

談長益客諸使李過廬者中兩寓詩期過蘇門賦此奇懷　一水不能渡十年慚負君北風衰短鬢南

雁念孤群暮氣愁難鼓新詩遣再開䇿懷遥望是山口正停雲　君懷非近俗古道劍光寒每說看山舅因知取友端詩從多難老夢向去家安烟水窺人事源泉理釣竿

初三日

寄王生洲　譬之北歸春有手教後又得介公寄來字具悉旅中眠食清勝昔人欲別五忠有忠而過者老親翁之謂歟山中每憶吾兩人相別念餘年相隔七千里七十餘歲兩老人尚堪此幾別乎南翔雁杳繫帛未能天假之緣忽艾石宋公以公發

抵蘇門握手相歡語及龜山先生集□艾石謂與
老親翁素在莫逆言之歷歷弟云親翁展墓有懷
歸裝無力艾老慨然力任此段高誼古人中不多
見也荆璞之緣未遂天正留以待艾石耳弟耄矣
聾瞶蹣跚日甚一日獨嗜學一念不敢不勉向有
纂數種同志者欲陸續災木弟懼其無當也艾老
行過邸中作字前爲詩二章亦不及錄去在家在
外孫曾輩俱壯孝經著□旌望寄示弟近爲四書
近指一編與毛念恃四書想頗有合焉聞此兄復
有書經想不知可得讀否

初九日

甲申大難錄二編成有感　四朝培養爲儒身依舊饔飧逐世塵翻得此編明士氣高皇遺澤屹然新

諸君何事死爭先一夕分明勝百年屠販乞兒知大義由來節烈野人稱　讀許穹蒼無主張廢興終恃此綱常兩疆奠後誰長守一代忠魂百代香　雖云蔑勝是良謀萬里驚心天際頭前尚未亡仍寄宋誰憐海外有孤舟

十三日

爲重訂四書說約序　亡友兒子說約久已梓行其

旨謂取子與氏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與約非二也博原自約出非約不能博約原自博具非博不能約是義也孔子固嘗言之顏子亦身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子中和位育一歸於慎獨迨至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博矣而一延授受執中而已矣不獨帝王四時行百物生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一遡其宗即爲時道即諸儒繼起各以所見爲發明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

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說約之旨耳今王子天錫復刻此編於楚意謂伯順之說得之陽明最深而說最相合符乎謂由陽明而子靜而周程張朱豈有不符者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者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即合亦離也切願學者因伯順之說而觀伯順之行乎自丁酉交伯順至丙子歿義之年蓋四十載深知其爲謹成蔚齊得喪一死生之人故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言語文字觀也伯順生平接服

盧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爲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哉

十四日

雨後友人惠新茶兼以二詩見懷酬之　豈敢言邀俗素居恐近名氛塵知已少書札異人情連雨忝山氣先秋想雁聲竹根吟不穩群動正縱橫　又復將秋至山川老此身逐勝人事廢衰病莫荅親雪乳歡還潛洛泉酌尚醽（公先以洛酒見遺）閉門懷古誼何以謝清晨

十五日

王春之擢蒲令　四載馳驅鬱莽身多老風骨尚嶙峋漫嗟當路乏知已且喜清評不誤人官有崇卑惟事道品無顯晦總歸真治蒲仲氏稱明決異地千秋應結鄰

十六日

將遊西山　久矣登臨倦復然發興新計程未百里不速已三人鹿石堪爲井溪雲遥與親乾坤仍冢落何事嘆沈淪

十七日

寄懷呂崑峯　許我重來過草堂蘇堤黃菊牖生香

論交別有襟期在君到燕門亦故鄉　衰病何堪
隅一方吟詩漸減老夫狂鬢懷鄉夢都無賴秋色
連雲接太行

二十日

簡楊莪蒿　老至躬耕衛水涯纏綿君復惜年華山
川獨放遷官舫雞黍重尋野客家竹隱鐙簾閒鳥
雀塵飛談笑帶烟霞窮廬近識身多累得借桐陰
晚種瓜

二十三日

報煇令　恭承損臺老公祖惠已及門既無坐受於

家之禮而病未脫體又不能展叩階求見之忱坐
是躊躇益深踟躕所委邇志事未見來友無所據
以為辭敬拜還花幣惟老父母婉為致之不次

二十四日

簡王蓼航　撫軍至蓮儼然花幣辱臨以纂修邇志
相屬其意甚盛弟衰朽既不能應其聘不可不一
往見以答其誼無奈連日病轉甚前之不能見撫
君時猶無病今病矣甚歉於見撫君先生定當補
會倘語次及之望為弟婉辭豎不能起謝之狀總
總不盡

二十五日

客有謂今日之通志他日之信史所關匪細先生何辭之堅也予曰論事易而任事難此事非才識胆兼備者不能勝也薛方山一代儒者自令慈谿即有志浙省通志歷十年七膽稿猶得同人贊助事甫竣還慈遺且遊之懼僕識闇才短胆薄既乏任事之具况年逼八旬思慮昏眩盲昧承任事必苟且此何等事也而可以苟且塞責情面難破好惡易徇一爲淸議所短必招鬼神之罰稟乎可懼予固熟籌之矣

二十六日

隱士一則 見靜修集 金元間有李俊民者澤州人以明經爲舉首至元朝累被徵不起别號莊靜先生蓋有道之士也甲戌之秋南北分裂莊靜避地河南隱約自處澤州長官段直迎而歸之澤俗丕變

二十八日

與李允繩訂說約 卷披說約味逾新光氣千年不落塵指點有靈非鉅眼濟川從此問行津 當年揮麈與周邵 北海亭中草木仙譙語法言堪抵掌一方崇昧借開天

二十九日

訂靜修集　先生何處不春風導道原於行道同先生

與許平仲約　道友數卷吟今猶在元氣流行筆墨中

自任尊道

屈指集成僅百年點畫銷落有難詮類週欲訂

重鋟約愧我昏庸見未全

二十日

自省　日用尋常慣作忙始於正助漸成忘奈將好

向雞鳴起克念還疑罔念狂　抱慙清夜許誰知

怪道人人敢自欺未慊幽微忽得聲聞徒集恥

何辭

節婦李母贈言　李母張太君保定之清苑人適本縣儒士李公諱世珍十九歲而孀四十餘年苦節人鮮聞言後二十年而旌命始及之仲子郡丞行可痛母節未彰居官居身倍極謹慎迄母節彰而溘先朝露矣其孫茂才一雋慶大母之節有成及悲其父之鬱鬱不及聞且見求數言以誌哀嘉予既託湛盧先生侍御生淵立傳復深慕太母之節郡丞之孝及茂才一念觴慕之忱俾知今日之所以承其慶者乃先世之所以積其德也僭書之堂中知天不負苦節而熾昌其後云

七月

初一日

報白孝旋步蘂足下英名自左忠毅建祠時已心識之禮而南北同人靑梅煮酒莫不爭推盟長賢小兒都門餞足下之肝膈氣誼近今未有再辱手教而眉宇神情宛宛在目中矣古人從千載下得見千載以上人其聲咳之合自別有在僕生長北方爲儒而腐十餘年來舉從前矜名砥節之念銷歸於流離患難之中今耄矣苟偷視息於蘇門他何望他又何知手教致慨於顧高劉黃而後正

人之壇坫既湮斯道之日星久晦每誦斯言深慨
提調夫世無真儒則無事功無節義世而至於無
事功無節義也尚可言乎足下大力深心欽姜劉
之藥便能探姜劉之微勳揚左之餘便能吐揚左
之氣孰知姦凶一時詐餂之言翻爲正人千秋頌
德之案哉札中深嗟姚許之不遇皆不免於尊官
此又未嘗論其世也單襄天雄之地久隸金元姚
許世世爲金元踐土食茅之臣子其爲尊官也方
可以行道救民奈何以此而苛求之吾鄉劉靜修
人亦以此督過億冤矣冤矣世有今古中外道無

今古中外吉哉斯言湊彼顧外之想密我反身之求斯之謂居易斯之謂正巳斯之謂自得斯之謂行素一有標舉便是的然此中消息何時得抵掌一盡言之羅生尤之兩道大歷正直忠厚諸世兄久未相聞便示近況以慰夙懷

初二日

送朱石者備兵嵩嵐　莫惜并州路新秋有麗聲山花迎去馬士鼓過邊城治術從前富情衷向後生依依旌旆遠慷慨望君行　青緗先世業白璧古人心騷雅遙相訂山川許共尋　鶴性風俗

棠陰鄭重臨跂意行雲接晉岑

初三日

答沈無誅 海內故人零落殆盡因未嘗不月日憶休文也亦知休文善病然善病如休文不道勝於不病者耶當世之淸才韻士必首推年翁弟遊豫十載罕見其儔間有之而相隔或數千里相晤或五七年良友之緣天若靳之每念此益未嘗不日日憶休文也弟聾瞶久成廢人思古人不學便老而衰轉有十餘種非敢言著述聊以娛暮景寄閒情耳空囊乏力繕寫故不能就正有道近亦有小

刻數帙案頭亦不能多印備得一册呈近詩數首請教一節見金體年翁應笑爲傖之傍倒份二十年前故吾也眷之得此少願讀書之意然數年猾皆弟實敬之但要莫爲助耳手字到甚劇草此不

莊

初四日

客問君子有終身之憂爲拈此語

一憂何事到終身此語極圓莫認眞省得憂時方得樂兩情總是一般春

初六日

記靜修四書精要大旨　先生歿五十有六年集賢學士蘇天爵表其墓云先生師道尊嚴學子造門隨其材品而教焉講說諸經理學四書聽者心領神會初朱子之於四書凡諸人問答與四書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或者輯爲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爲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要於集註有所發明向來不知此編大旨於義何如余讀是表而識之

新安王晉　質素香清不受侵移來隨戶蔭幽襟旋看生意層層發好認乾坤化青心　問君何處識

天心天向吾家脯脯壽草草花花通性分眼前無

物不斯文

初七日

李允纔自成歿來予移一家以居之七夕忽得奇疾

尋任脫卒已重然以占志喜　弱冠論交老益親

只今君是傳經人江村承鉢推宗派蘇嶺索居託

比鄰

七夕　耕織何爲有象垂帝王經世與天宜無端幻

出文人口棟滿人間七夕詩　七夕從來傳乞巧

豈知當世尚誰愚老夫持論雖迂濶任爾時人笑

鳳儀

初八日

復僧隱郭中丞公諱都賢楚長沙人壬戌進士宵遁
和超揚託野衲流書述衷富號爲此種
何聞先生之名在廿年之前仰先生之行在五年
之內幽遐來措有中中大辯辯一編別指海內英
雄同人不能不推此番大師爲碩果使瑞南獨入
紡而有志長無所成今耄矣倫荒息於黔門之側
世事已無關心獨於親師取友之事往之所樂迯
於竹溜宇中託致聲問不謂先生不我鄙夷手疏
先及珠幾種句止聞先生之名仰先生行今見先

生之心矣僕嘗聞人所以立於世者非有所建豎則有所捐捨而已苟能隨時取便即庸人亦能捐捨者至於生平愛戀之處不惜以身名殉之而不能割然則獨毅然捐捨者乃真英雄也先生功業文章已置身外乃并聲譁氣節銷鎔殆盡即僕之以英雄名大師者亦非面白也然而儒者之聖釋氏之佛同一積果乃詣至極當其教成德立謂之佛與聖若其立志精進之日皆英雄也不立見捐捨力豈能爲英雄不豫植英雄根叉豈能爲聖與佛乎迂儒之語不識可當[illegible]壇中一棒喝否僕學

不名家未敢方立言之業舊刻篋中已無存者近梓四種廣儒伎倆即此可見[illegible]律一道門外人更不敢質之風雅至也唯笑而裁正之先生方外之身世緣已脫百泉咫尺大河可杏飛錫一渡乎且欲遊太行之麓虬松怪石漢魏[illegible]猶在尚可同衆生一開示耳遙望停雲可勝延竚

初九日

復崔竹溜　天地間止有人負官斷無官負人之理吾丈此轉僕私心喜之蓋此將官於內何如官於外官於外之要何如官於外之間鬼神惱足下數

年勞瘁暫以此休息需大用乃瑩瑩而自作[illegible]
耶願打起精神兜豎脊樑勿自灰阻

初十日

題訓蒸錄後　十年漂泊絕未聞有學之非學之人
忽林氏兄弟寄我訓蒸錄一冊乃廣文劉君悠清
與蕪士講學語也上論三章學庸首章語脈既微
數陳復暢溯其淵源其大父鏡村公從學龍谿派
衍姚江君於此道聞之過庭者素矣故廸[illegible]
[illegible]谿[illegible]自任而化消俗美已見一班因嘆道
喪學荒之日乃有立必爲聖人之志如劉君者眞

空谷之音也或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草廬尚有三分恨只合終身作逸民乎曰是非爾所知也世有古今中外道無古今中外此學明得一分便是此道行得一分乎嘗謂為靜修易為吳許難方恨不能得如劉君者數十輩布列學宮謝先師庶不至黯然無色耳月川之後是在劉君因為一絕

君是姚江一派人源源本本認來真萬川月落川川月一偶光生大地春

十二日

語諸子、乾坤許大不敢謂無人然人實未易得也

連得兩士快何如之廣文諸尊自是璩分之所得爲中丞歸禪將勢相迫此身難於安頓[illegible]鬱結[illegible]語人各有攸宜不當請論若但執一格以律人則不中程者多矣取詩取文亦然患無定見久患有執見耳堂上之身哀之見自是大病

十二日

贈張虎別靈爾　策杖乘其真何緣得援君坐深情歷落意密語纘紛肢絜蘇門片吐不行籠雲初遂思後約志欲起斯文

十三日

送李過廬之任嘉湖　束髮知求友乾坤眼不孤人亡懸寄劍馬老畏經途類藻江村月公之祖昔以與先忠節交子友善因獨予風烟蘇嶺墟低徊先正語傳自過庭呼

落拓合衰暮高軒枉草居到門狎野性入坐數庭除時予子君孫皆侍側元氣含群動閒心賦遂初十年猿鶴夢相對幾躊躇　見君日未久已見古人心矣話秋天濶旌旄汀路深亶蒹依竹馬老夢憶入琴謂猿忠節與翼立生遙想孤帆處蛩音伴暮砧

十四日

爭秋　暑炎未盡欲爭秋望斷蒼茫一葉舟天為龍

與雲出岫人思月上夜登樓

十五日

是日風俗家家於先人墓上掛麻穀　俗名麻穀道

如何時物欣成感慕多雨露春秋思一薦乾坤此

際醞中和　君親意溥便非仁虞背終身一慕真

只將此念拓將去古人應不遮今人

十六日

述悶　寂寞銷沈十二年忽傳一夕起雲烟風流江

左依然舊又恐偷安蹈往愆　海上孤帆何處存

令人翹首憶劉琨紀元三次三年內一線桐江九

鼎論

十七日

讀僧隱詩熱腸欲焚爲三絕志慨亦志快也　禪心何事又粘泥出世還疑用世時歸墨歸楊不叛孔尼山筋骨雪山皮　些菴和尚愛吟詩悲憤一腔天地知海水難陶心底熱風流骯髒是情癡　與酣耳熱一悲歌瓶杖擬追挾日戈詩藉策勳惟道衍禿翁慧劍幾重磨

十八日

月至秋倍覺皎潔連日晴霽爲二絕　一年好景是

中秋未到中秋與已悠無意得從無意著盈虧甜

禪點相留　秋聲逆夕自天而入耳風傳情便愁

蘸得新語愁容座前期三日叙期三

十九日

女史一則　予於女史中最心折王孺仲之妻老萊

之婦而巾幗真所謂奇偉大丈夫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其言以為師範孺仲妻之言曰諸少修清節不

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

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宿志

而慙兒女子乎老萊子婦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

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勸蹶起而笑老萊子遂避江南受兩婦人之贊助多矣

二十日

復邑令　藉啟敏

鄉中人來傳長曾孫樸質少文似農家子尋日居亂世以耕繫為業黃頭既齒正自稱其威王孫仲賢妻之言敗架自嗟致忘夙志而喜兒女子哉當移字袁之勿失赤子之心以志吾書

二十一日

士夫以清節著稱猶可隨俗俛仰[illegible]策勳一

難至素行皎然者斷不可苟於榮祿偷取一時如

漢之唐林唐尊俱以潔履著名於成帝之世號爲

二唐比楚二龔（龔勝龔舍見漢書）後皆仕莽前修云何左

思曰二唐潔已乃點乃污豈獨莽能污人哉士君

子不可不嚴自律也

從古大姦雄初皆大英雄也不有英雄之概何能作

姦雄之事觀其始念未必遽欲作姦積漸而在勢

利薰灼不能自主總緣不學問說氣用事見目前

無可嚴畏敬事之人不復顧忌罔念而狂遂甚而
下彝操溫懿豈尋常人哉遇有爲之主俱成名世
矣
二十二日
寄懷馬玉笥四章　春草七年夢秋風千里音力衰
數葉枯室遂囬披襟有願歸山計（公以養母請假）多端懷
友心飛鴻天外聽颸颸送寒砧　轍跡深門外高
林指夏峰（公以夏峰田廬遺予）與公恥假宅梁子不關春蔣
德辱賢達無才學老農鷄塒童稚喜思欲爲亭吝
浮家昔愛水卜築近蕪山（蕪山夏峰室名）得遂龐公老

深慙飽叔薊貧知爲友果老不惇舊搦更有思君處雞聲雁影閒　伯憶荀陳聚二難皆膺門王留長子九錫伸子載錫二人皆從予受學　鳴皋鶴有子開徑竹生孫此地遊蹤少他年世譜存論文吹短鬢淺醉臥雲根

二十三日

晉紀魏文帝四友其一曰司馬仲達一曰陳長文其二人朱鑠吳質未悉其行事如仲達長文者眞魏文友也類聚羣分正各有興味耳因思古今人濟事或英雄或姦雄未有不須友而成者閉門作自了漢使不可與爲此言

二十五日

哭劉自掄一絶　羨君出治與居身七十年來守一

眞前暑後歇都不管依然三代以前人

二十六日

賀靜子宋收仲各惠刻數種相質兼訂過訪之約

二仲高明迥絶群讀書萬卷破重雲虎儒何事勞

相質所見方知非所聞

二十七日

復張司空　咨秋先生北上令桐花又老矣弟草野

愚賤不敢以尺書入長安守拙安卑正以裁德永

白魏裴三先生跳念野人若以某為可與言者然
迂腐已不可移癖膜因而愈甚反躬自顧何以當
諸大賢之注存乎弟私謂當今之世若吳許姚賀
皆布列朝端而山右更多君子東谷先生聚曾於
[illegible]旬處見手扎問及某之姓名今又以詩見懷[illegible]
[illegible]餘宛侍龔墻瓊溪先生聯輝令口致存問近
於[illegible]嘗讀其詩可想見其人也至採及腐言尤
深愧汗䘮惟向三先生叱名而致犒遥之誠雖咎
既種種未嘗廢報策也

二十九日

讀詩正一則　賈宋二子詩正之選其於斯道也亦深矣哉余不知詩竊微有忠於二子者詩以人傳選詩須選選人庶千載下讀者可因[illegible]見其人二子始不專以詩者名後世也雖曰詩之傳以詩非以人然人與詩俱傳不益善乎世衰道喪儒術頹廢詩與文何處非學二子銳意興起採所惠諸刻津津乎有火然泉達之機況其鄉先哲新吾先生儀型不遠提命猶新則由鄉國而天下而千古夫豈有隔焉此予之所望於二子也或亦二子之志也惠刻相質意在斯乎

八月

初一日

大吠　一夜犬聲惡偏來入耳根猶嫌聾未甚滿識滿乾坤　略聞入夜寂喧寂何由分喧處不知喧雖聞總不聞

初二日

讀輔仁社諸子　從古帝王將相或帝紀或世家其各有述　明太祖紀不知出誰氏之手未得諸譜故於兩大案中尚缺焉未備按考實而詳畧補之自成一家言是亦儒者尚論之意何莫非古人求

志中所當商畧者哉兩案中王侯將相未備者尚多互爲討論溫故知新窮居之樂政在於此余望吳不致廢學故深望諸子研究講習以匡予之不逮

初四日

請令王睿之過夏峰言別余曰君廉慎人也慎於己者必廉於取廉則生威而人不敢犯廉則生明而人不敢欺吾多君于清議甚嚴愛民好士打起精神爲地方造福便是爲自己造福君家武城里人也學道愛人試目望之矣

初五日

一友偶言天文家堅可據至有關之者曰此杳茫之術幻妄之談耳即地利誠有之然帝王在德不在險余曰在德不在險盡之矣謂天文幻杳此不知天文者也孟子不如地利非謂其無天時也從古豪傑應運而興必先據地利方可有爲其應運也則天時湊合於其中矣所謂豪傑即人和也非人和則金陵長安豈能長據哉天時之湊合固有由而不知者亦有知而始由者史冊中不能盡舉我輩不可以巳之識量而輕測天下人及人理數合

并於一身乃所謂聖賢而豪傑者也

初六日

輝陽自林慮訪予夏峰口占二律以志眷懷且令二三子各賦詩　與君同梓里客舍復遥鄰拜老余多病藏山君亦貧盤餐無勝味言笑總先民切莫輕言别秋懷詩興新　禾黍登場日倘宜薦客觴洛陽哭已往蘇嶺嘯逾狂日以秋增潤雲圍晚積長奇情酬勝日不負馬蹄忙

初七日

論人一則　與輝陽對月偶及吾郡城親友六十年

來相與之人有立節行而維名教者有存忠厚而留元氣者追惟往昔者焉有僉憲沖然采許柴垣爾顯重名行篤友誼賈衡恬勿孝友刑家人推長者張元美羅俊節義男子早於甞婦之好合卜其大端矣金鶴沖毓峒張卒吾邦政范篤一泉皆質樸不事表襮於以維名教而存元氣七人者皆繇悅吾郡中人固不止此偶及此者亭兩人之見偶有拍合者也因識之以質公論

初八日

讀岳鄂王傳　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總見將和士銳

人懷忠孝帥之訓養節制非知仁信勇嚴五者兼備未易語此鄂王自是古來名將第一愚竊欲有忠於王者當檜主和詔諸都督府議事浚與王議相得也用王德呂祉而王不可用張宣撫而王不可用楊沂中而王不可[illegible]其辭甚偉浚之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亦一時不能降之客氣遽遂於休休有容之大臣而王之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帝果詔起趨職力辭詔恭諭造廬以死請方趣朝當是時也浚既無顏而俊等啣恨入骨帝心亦豈無芥蒂於其間哉檜等之狡謀乘隙

施毒傾陷忠良復何顧忌功罪一時混淆千古是
不足爲王者而聖賢豪傑處此還當更進一步學
問請以質之論世君子

初九日

答有談二氏學者賦此答之　心中無一事到處自
生春皓月常怡我深雲堪贈人無庸談佛道不必
問元津操術由來屬乾坤老病身

初十日

懷馬王二子　東海西山入隱深薇門有約可追尋
就荒辟徑羊裘遠一夕秋風千里心

十二日

友道發微吾黨士殷申二子有古人風因賦此何
堪嗟友誼久凌遲管鮑依然千古師二士揆期能
勵嚮此中有樂鮮人知

十三日

讀靖節傳題後　史稱淵明詩與文義熙以前書晉
氏年號義熙以後但書甲子細考之於晉年號或
書或不書亦無定於宋永初以來年號則絕無
一書者明乎此千載後猶然可想其高舉遠蹈
不受世務而躬耕乞食託詩詠酒忠義隱然寓不

能不服膺此老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而仍其舊字靖節二字顏延之取謚法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

十四日

薦馨與同人訪禪因遺此句 游[illegible]謝既入禪程門宗派亦紛然欲知儒釋分路處釋教本心儒本天本心本天明道先生語

十五日

讀漢高帝紀 三代以前帝王之事功聖賢之學行合併於一身三代以後事求有濟不必問學矣史

稱漢高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二語最善狀漢高此所以得天下為千古英雄之冠王於[illegible]不可傳信者蓋漢高以馬上得天下不喜儒術而良平諸人又不能以誠敬關導其君東坡謂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予謂良平殆有甚焉者矣朱紫陽曰漢高紀贊薪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還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漢高真能行夏時乘殷輅亦只是漢高終不可謂之禹湯

己亥中秋清齋倍於往歲同人嘯歌老夫亦忘倦也

口占爲二三子倡之以紀其勝　夜深月更皎風靜自無塵日月仍依舊升恒益覺新杯寬長夠集意密嘱歌頻好景元今夕相聯樂事真

十六日

中秋兼山堂同人飲月二三子分韻爲律予各有絕

爲愛蘇山靜忘機野鳥同天心明月上瑩徹入杯中　月以秋容皎心因病處幽問君終歲事好景是中秋　自作驚人語詩成信已拈悲涼千古事幽意一時兼　消長幾微見山人原有顛元黃猶戰野滿夢遠兼山　少長集今夕秋登堪樂觴

嘯歌忘物累四海亦同堂　人生多護惜意識幾
能空不有途爭異安知道自同　爾汝分形後何
從認此身均遊覆載內[illegible]野見同人　尚餘多難
身世事未全審東西有胡兒欲追河朔飲　十年
違故鄉河北恣飛越秋色滿中原天心寫明月

十七日

或問楚霸王力拔山兮氣蓋世亦千古之英雄也哉
以方漢之雲長何如曰是未可以同日論也陳勝
起會稽守殷通素賢梁使籍受命召桓楚籍遂
斬守持守頭佩其印綬籍所擊殺數十百人收其

軍起事至弑懷王殺宋義坑降卒降將所過焚燒屠戮殘忍之極只是不知信義二字爲何物雲長生平大節全於信義二字相同桃園一盟夷險君臣始終無二史稱報効曹公亦見信義之篤信義足色便是至誠籍也勇而無禮取亂一時始識千古烏可同日論也

十八日

有兩人於此一患貧一患盜予曰患盜者坐在不貪也貧矣何盜之患耶嘗讀史而深有意於張齊賢齊賢孤貧落魄時群盜攻劫聚飲逆旅居人皆恐

鼠匿賢獨前捉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相屈耶咱以酒肉遺以金帛賢皆受不讓只此一段倜儻胸襟便可籠罩天下何事不可爲我輩患不能爲竊賢耳何貧與盜之足患

十九日

王猛評　或謂王猛智略經濟皆類武侯臨終之言猶爲耿耿獨怪當時捫蝨所說不從溫而南爲可惜也予曰士爲知己用孔明不遇元德即欲忍爲世之用不得魚水之歡元德固已傾心而闊張之不平益甚試思猛謁溫時對談之際果有魚水之歡

桓肯令猛之中止咫尺長安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猛蓋有以窺桓之微矣桓之默然無以酧也徐曰江東無卿比情事可知猛咨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此言殊可味

荀彧評　議者於荀文若甚切詆毀未諒其苦心予細詳其始末初以爲操有雄略而從之凡畫策料敵無不奇中其勸操迎帝以晉文納周襄爲言奉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義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又因操愁紹書言辭悖慢而勉以四勝輔

天子扶義征伐其惓惓於漢也固彧之設心若是即以而知操之心非我之心其設心未嘗不欲因事納忠化小人爲君子道至終不可化對董昭謂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謙退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大義凜然循董操之萌一顧念而得禍也飲藥而死自可以告無罪於先王必欲苛求與操同罪不獨今彧含冤亦豈平心論事論人之道哉居諸篇可稱彧之知已

郭嘉許

郭嘉論袁紹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難

矣其料孫策也曰策新並江東所誅皆雄豪將帥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獨行其知人也可稱哲矣劉備奔操或謂之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以窮歸我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此便見英雄度量范增於漢高王猛於慕容垂濟得其事厎成其刻薄妬忌而昧於天道矣嘉亦人傑也哉陳同父謂成魏武之霸業者昱嘉之謀爲

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

魯肅評　肅指囷授周郎氣何豪也勸權勿迎操早定大計識何定也借備荆州同力拒曹正與亮東和孫權北敵曹操志趣同符及備負約肅謂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就務詰責之言謂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義何正而詞何嚴也肅之識量胆畧三國時傑出男子其卒也亮亦為發哀二人可稱知已

周瑜評　赤壁一戰一時覇業千古盛名瑜亦風流人豪也哉當時取重於江東者惟瑜與肅瑜英發

肅長厚長厚故勸權結好元德同力禦曹莫發故勸權早除元德先絕後患識度不同所見各異總之天之所與人不得廢在吳而吳容之在魏而魏容之雖由肅與嘉之言而權與操之[illegible]是豈人之所能爲也哉莫之爲而爲者命也

龐統評　稿殘缺

二十一日

陳平評　稿殘缺

二十二日

寇恂評　稿殘缺

鄧禹評　稿殘缺

耿弇評　稿殘缺

馮異評　稿殘缺

馬援評　稿殘缺

二十三日

諸葛亮評　稿殘缺

法正評　稿殘缺

昭烈評　稿殘缺

二十四日

曹操評　愚謂論人於淸議太明之後則某忠賢某

但姦即曲士小儒莫不知之至魏武當年身前行事吾不知其定評何如也赤壁之役元德一厥宗耳仲謀一土司耳魏武以漢相挾天子命討不臣豈非皆在曹而孫劉乃置身於無過之地耶漢賊不兩立非孔明出處之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誰能爲此言而天下後世亦誰信之桓靈無道魏武猶藉漢以令天下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行豈非高光之遺澤猶有存者耶所謂無高光之德而有高光之才者也何可少哉

孫權評　江東霸業始於堅大於策諸葛亮稱劉繇

王朗各擁州郡論妄言計勤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及權設事策謂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策可謂知言初權不直魏武破之赤壁雄畧著矣後操攻權濡須口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操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末年上書稱說天命甘心稱臣何為者耶固宜中原將徐盛之涕泣横流也然跡其父子兄弟之間盡江之慮精矣豈有中國之志哉

蕭何評　何守關中漢高得以安定天下厥功偉矣三章之約與天下更始禁網疏濶使當時苦秦虐之人一旦有生人之樂不可謂非君臣遇合之盛也蓋自漢高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之英雄草莽中已際雲龍風虎之會何之肺肝何之才智漢高固已早定之矣謂必待鮑生召平之見王衛尉之言而始免於禍者殆皆一時揣度之論也視何太淺未免視漢高太深視何太樸未免視漢高太疏何自有何之識力莫逮護真

曹參評　參之相漢用蓋公清靜無爲之說齊國安

身是猶出烈焰之中沃以淸冷可謂識時矣然事有不可不爲者豈何之制法盡美絕無蕭蔡之陋者乎就叅論叅而叅之能事止於此矣習黃老之術昧孔孟之學竟以酣飲廢事致孝惠使其子諫之之意若曰藏身之術留侯外一人亦滑稽之雄也

張良評　子房爲高帝謀臣從容一發動中機會而嘗超然於事物之外此豈圯上兵法之所有哉子房一生作用著著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熟故全在用人而大處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爲

漢用者也其所以能用漢者只是令漢爲先敬重其人自不敢輕忽其言故同一言耳在他人則疑在子房則信不能使英主信其人而必取於其言則後矣何信單爲漢用而漢得以制其死命漢爲子房用所以能翺翔于仮不受覊紲爲韓報仇一語蓋不欲以漢之功臣自待也高帝亦豈待以漢之功臣待之哉鍾伯敬曰爲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即馬遷亦不得而知也

韓信評　登壇數語識時審勢楚漢勝敗之形燎然在其目中信之度越人遠矣解廣武君之縛東鄉

坐西嚮對師事之尤人所難至蒯通之說終不忍鄉利背義信不負漢高矣史稱陳豨辭信信屏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而嘆一段疑是呂后與忌信者文致殺信之言恐非信之本懷也一傳中許詐騙出信皆不聽信之不反也明矣信不反而仍以反誅千載下當自有人論其功論其人而明其不反者呂后專殺無容逃罪而漢高亦何以辭於天下後世哉

二十五日

唐太宗評　稿殘缺

宋太尉辭　稿殘缺

宗澤辭　金人迺二帝北行澤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邀還二帝氣何雄也康王即位四十日矣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澤以六十九歲請躬冒矢石爲諸將先意又何悲也恢復之事使澤得專意而獨行之儘有可爲惜爲潛善等所抑志不得伸疽發而死惜哉當時巨寇如王善者擁衆七十萬楊進者衆亦三十萬皆樂爲之用樂爲之用而不得一用眞堪痛哭平生日凡人有飛揚跋扈不

安執職者此人皆有血氣不肯輕俛首以事人此則忠義根于心所用之則爲劉盜一旦有宗岳其人焉收而用之變以大義其効用必倍於恒人恒人者如水耳能就下難高而不能爲高下爲人高下者其在豪傑乎

二十六日

李綱者綱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遼遠眞千古之偉男子也哉夫當死生存亡之際曰君臣湊手將相皆必猶懼其難支乃與庸懦之主全軀

保妻子之大臣決計留守君與大臣輩竟不能奪
此之為力亦屬孤注汪黃奸慝借以保首領然恨
已入骨其阻之使不得安其職必自如藁猶之不
同器者然豈待問哉至其建議畫策置招撫司於
河北置經制司於河東西北足以控東南東南不
足以制西北又曰保全一州收復一郡即隨其高
下以為圖賴此皆卓識宏畧不獨一時之計也

趙普評　稿殘缺

劉錡評　錡順昌之捷識膽勇略能以少擊衆岳飛
之流也錡與飛皆以驍勇諸將多嫉之二人忠義

同智略同爲金人所畏憚同其所遭之讒間亦同而其謚武穆也亦同同朝共主並力禦敵鑄以志恨嘔血卒飛以衆證坐死宋事於是不可爲矣宋事之不可爲也豈果不可爲哉人自不肯爲及忌人之爲之者良可浩嘆

一十七日

曹彬評 稿殘缺

王導評 王導勸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賓禮顧榮賀循輩此使是再造江左第一著俊傑歸命百姓自然嚮附豈待問哉士人於此見學術

劉琨評　稿殘缺

祖逖評　稿殘缺

二十八日

陶侃評　稿殘缺

溫嶠評　嶠處敦疑忌之時以智術獲免栗識待小人之道爲琨右司馬而琨倚重焉推侃爲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嶠有加此才具藏器待時自有建立之會著甚來由絕裾而遊自貽千秋之譏德耶令陶傳觀之嶠之才幹智術在侃之右然家庭無愧德則侃足多也史稱侃備威儀迎母官舍

後以毋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此事甚幻見倪毋子融洩王槃死哀之意覩絕裾者毋亡亟亂不獲歸葬孝忿於家猥云忠於國也能無汗顏乎士先行誼而後事功請從此處著眼

二十九日

劉文靜評　稿殘缺

房元齡評　稿殘缺

尉遲敬德評　稿殘缺

三十日

杜如晦評　稿殘缺

李靖評　稿殘缺

旧譜錄存卷之十一終